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商 4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4

商 4



目錄

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

陳佩芬

一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1
二	息鼎	商代晚期	2
三	息父辛鼎	商代晚期	3
四	邑鼎	商代晚期	4
五	鳥鼎	商代晚期	5
六	鳥紋鼎	商代晚期	6
七	鳥紋鼎	商代晚期	7
八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8
九	子雋君妻鼎	商代晚期	9
一〇	史鼎	商代晚期	10
一一	戈鼎	商代晚期	11
一二	媯鼎	商代晚期	12
一三	雲紋鼎	商代晚期	13
一四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14

一五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15
一六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16
一七	獸面紋扁足鼎	商代晚期	17
一八	獸面紋虎足鼎	商代晚期	18
一九	獸面紋帶門方鼎	商代晚期	19
二〇	徙方鼎	商代晚期	20
二一	巫方鼎	商代晚期	21
二二、二三	禹方鼎	商代晚期	22
二四	大禾方鼎	商代晚期	24
二五	獸面紋鬲	商代晚期	25
二六	獸面紋鬲	商代晚期	26
二七	弦紋甗	商代晚期	27
二八	亞岐甗	商代晚期	28
二九	父乙甗	商代晚期	29
三〇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30
三一	獸面紋立鹿甗	商代晚期	31
三二	乳釘雷紋簋	商代晚期	32
三三	乳釘雷紋簋	商代晚期	33
三四	乳釘雷紋簋	商代晚期	34

三五	直線紋簋	商代晚期	35	六四	獸面紋方罍	商代晚期	62
三六	戈父丁簋	商代晚期	36	六五	變形龍紋帶鈴觚	商代晚期	63
三七一三九	艾簋	商代晚期	37	六六	獸面紋觚	商代晚期	64
四〇	獸面紋簋	商代晚期	39	六七	獸面紋觚	商代晚期	65
四一	亞吳簋	商代晚期	40	六八	亞鳥觚	商代晚期	66
四二、四三	羸簋	商代晚期	41	六九	龍紋觚	商代晚期	67
四四	執簋	商代晚期	42	七〇	四瓣目紋觶	商代晚期	68
四五	饗母乙簋	商代晚期	43	七一	子蝠方彝	商代晚期	69
四六	乳釘雷紋三耳簋	商代晚期	44	七二	鼎方彝	商代晚期	70
四七	饗獻豆	商代晚期	45	七三	史方彝	商代晚期	71
四八	火紋豆	商代晚期	46	七四	獸面紋方彝	商代晚期	72
四九	鈴豆	商代晚期	47	七五	亞獸方彝	商代晚期	73
五〇	鈴豆	商代晚期	48	七六、七七	龍紋觥	商代晚期	74
五一	獸面紋假腹豆	商代晚期	49	七八	虎紋觥	商代晚期	76
五二	鳳紋爵	商代晚期	50	七九	獸面紋觥	商代晚期	77
五三	息爵	商代晚期	51	八〇、八一	獸面紋觥	商代晚期	78
五四	婦媯爵	商代晚期	52	八二	亞非觥	商代晚期	80
五五	獸面紋罍	商代晚期	53	八三	鳥獸紋觥	商代晚期	81
五六	獸面紋罍	商代晚期	54	八四—八六	共父乙觥	商代晚期	82
五七	獸面紋罍	商代晚期	55	八七、八八	鳳紋犧觥	商代晚期	85
五八	獸目紋罍	商代晚期	56	八九	犧觥	商代晚期	87
五九—六一	鳳柱罍	商代晚期	57	九〇	鳳紋羊觥	商代晚期	88
六二	徙罍	商代晚期	60	九一	鳳紋觥	商代晚期	90
六三	獸面紋罍	商代晚期	61	九二	四羊首瓿	商代晚期	91

九三、九四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92	一二六	父癸尊	商代晚期	123
九五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94	一二七	己馬父辛尊	商代晚期	124
九六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95	一二八	雷紋尊	商代晚期	125
九七	三羊首甗	商代晚期	96	一二九	象尊	商代晚期	126
九八、九九	四羊首甗	商代晚期	97	一三〇	象尊	商代晚期	127
一〇〇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98	一三一	象尊	商代晚期	128
一〇一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99	一三二	雙羊尊	商代晚期	129
一〇二—一〇四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100	一三三	雙羊尊	商代晚期	130
一〇五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102	一三四	小臣餘尊	商代晚期	131
一〇六	勾連雷紋甗	商代晚期	103	一三五	豕尊	商代晚期	132
一〇七	乳釘雷紋甗	商代晚期	104	一三六	亞獸鴉尊	商代晚期	133
一〇八	乳釘雷紋甗	商代晚期	106	一三七、一三八	獸面紋方壺	商代晚期	134
一〇九	乳釘雷紋蛙飾甗	商代晚期	107	一三九、一四〇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136
一一〇、一一一	鳥紋方壺	商代晚期	108	一四一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138
一一二	登夔方壺	商代晚期	110	一四二—一四五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139
一一三	亞夔方壺	商代晚期	111	一四六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142
一一四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112	一四七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143
一一五	四羊方尊	商代晚期	113	一四八、一四九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144
一一六	獸面紋方尊	商代晚期	114	一五〇	曲折雷紋壺	商代晚期	146
一一七、一一八	獸面紋尊	商代晚期	115	一五一	小子省壺	商代晚期	147
一一九	卣父己尊	商代晚期	117	一五二	虎食人卣	商代晚期	148
一二〇、一二一	御尊	商代晚期	118	一五三	鴉卣	商代晚期	149
一二二—一二四	佳父癸尊	商代晚期	120	一五四、一五五	鴉卣	商代晚期	150
一二五	父癸尊	商代晚期	122	一五六	鴉卣	商代晚期	152

一五七	徒卣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五八、一五九	吝卣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六〇—一六三	戈卣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六四	亞窶卣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六五—一六七	克卣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六八、一六九	卣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七〇	戊簋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七一	鳥紋卣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七二	明卣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七三	獸面紋假腹盤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七四	蟠龍紋盤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七五	魚紋盤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七六	鳥柱魚紋盤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七七	雙面神人頭像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七八	獸面紋鼓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七九	神人紋雙鳥鼓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八〇	獸面紋鏡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八一	醜亞鏡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八二	醜亞鉞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八三	獸面紋鉞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八四	獸面紋鉞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八五	蛙紋鉞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八六	透雕龍紋鉞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八七	鳥紋內三戈	商代晚期	· · · · ·	· · · · ·	· · · · ·

一八八	雙頭蜈蚣紋戈	商代晚期	· · · · ·	· · · · ·
一八九	鑲嵌獸面紋戈	商代晚期	· · · · ·	· · · · ·

圖版說明

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出土地點分布圖

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

陳佩芬

本卷搜集的內容包括傳世和科學發掘所獲得的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殷墟期是中國青銅器發展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詳情見《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二、三卷介紹。以殷墟出土青銅器的特徵和風格作為判斷其它地區發現青銅器的標準，則黃河流域中下游，長江流域中下游，包括漢水、湘水、淮水、贛江乃至華南邊緣地區，都有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發現；在非江河經過的個別地區，也有極少量的商代晚期青銅器發現。由于商代青銅文化的影響，各地所發現的商代晚期青銅器的形制和紋飾風格大致相同或非常相似，明顯地具有地域特徵的青銅器并不多見。

在殷墟進行科學發掘之前，各國的博物館和文物收藏家已經積貯了許多商代晚期的青銅器，它們大都是通過各種渠道由中國流散出去的。其中有殷墟的盜掘品，也有各地非考古發掘所得。清皇室收藏的傳世青銅器精華，大多數為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時所搶掠；清代主要金石收藏家所收藏的重要青銅器也大多被直接或間接販運國外。二十年代以後，中國古玩店通過在國外的公司，使流散的和非法挖掘的商代晚期主要青銅藝術品大量流散到歐洲、美國、日本等地，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五十年代初期。至今還有零星流散海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但重要的已經不多。這些在國外的器物，雖已完全失去了重要的原始記錄，但本卷仍酌量收入。

一九五〇年以後，中國的考古工作者通過科學發掘所得的商代晚期青銅器，主要是墓葬的隨葬品。發掘地點大都分布在河南、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省，發掘的規模都不大。這裏將這些地區出土的和殷墟墓葬青銅器組合制度相同的重要的并有代表意義的青銅器選入本卷，由這些青銅器可以知道殷墟以外晚商青銅文化的約略面貌。這些地區商代晚期墓葬的發掘，主要是隨着農田水利工程或其它基本建設的開展而進行的，并不是由于學術研究的需要而

有計劃地進行的。因此，這些器物的發現雖然是科學考古工作者辛勞的成果，但還遠不能體現商代晚期青銅文化的全貌。商晚期青銅文化的擴展和傳播的情況，尙有待于今後長期的工作。

商代殷墟以外的青銅器，有的有銘文，銘文中記載了不少氏族的名稱。商代人的氏族觀念很強，器主常常只在銘文上表明他的族名或官名，而不記私名，這些青銅器爲當時諸多氏族成員所有。許多同族名的青銅器爲不同地點所發現，如醜亞氏、戈氏等大氏族的青銅器出土地點頗爲分散，這一種可能是由于交換或流通的渠道較多，當時就已經分散；另一種可能是這些大氏族延存的時間很長，氏族首領活動的地點變動較多。商代青銅器銘文中這些氏族活動的地域，目前和歷史地理的研究及文獻記載尙難以結合起來，所以殷墟以外商代晚期青銅器的國族，還不容易在地理上作出確切的定位。

在上述地區以外的周邊，有非常精美富麗的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發現。和上述地區大多出于墓葬者不同的是，這些青銅器多數是單個或零星發現的，如有的是在廢銅搶救中獲得的，有的是農民挖土時找到的，也有的竟是單獨的窖藏。發現的位置有的是河濱，有的是山巔。這些青銅器與殷墟大多數的器物相比，器形和紋飾的精美程度毫不遜色，而且有相當一部分藝術造型極其獨特，多爲殷墟出土器物所未見。從發現的情況來看，它們顯然不是爲實現隨葬制而埋存的。這些器物埋存的時代，均無法從其它直接有共存關係的文物中去判斷。因爲器物特殊精美，發現者很希望它們是當地商代青銅文化極爲輝煌的體現，有的甚至已作出了這樣的判斷。而事實上即使是簡單的間接證據至今也沒有尋找到，所以，我們不能隨和這種熱切的心情所導致的判斷。上述地區發現青銅器的精美程度，超過了安陽殷墟中小型墓葬的發現，即使大墓也所見不多。這批文物包括傳世的在內，選其尤精者載入本卷，其時代只能根據器物本身形態特徵來分析。這些地區所發現的西周時代的青銅器也同樣很精美。

除以上個別的發現外，還有聚集埋存的兩處。一處是四川廣漢三星堆大型祭祀坑。這個坑中出土的青銅器多數或絕大多數具有極其明顯的地域風格，如許多大小不同的青銅人頭、拼接三百八十四厘米高的青銅神樹等，許多仿商或更早期式樣的玉石禮器也是當地生產的。與上述器共存還有數件來自中原的器物，乃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其中有的頗精。另一處是江西新干

(舊稱淦)大洋洲發現的青銅器群。包括許多禮器和兵器，此外還共存許多玉器和陶器。其中青銅禮器部分大多是按晚商的器型設計的，但仿造的紋飾比較單調，主要是由粗線條雷紋形成的變形動物紋樣，也有少量其它紋樣。還有一批數量不大的來自中原的商代晚期青銅禮器，它們不能形成商代青銅器重酒禮制的組合，在鑄造技術上，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可能是當時人們四處搜集而來。當地鑄造的禮器多為大小不同的食具。此地還出土有三件青銅鉦，形制和紋飾與湖南、江蘇出土的同類器相似。這三件鉦的紋飾構成和工藝技巧與大量的當地鑄品和中原商代晚期禮器完全不同。由此可見大洋洲青銅器群的來源至少有三個方面，情況相當複雜。由于缺乏對比資料，作為墓葬判斷的大洋洲埋存，全部青銅器當作商器來論定，尚需一定時間和條件。但有一個現象和三星堆相似，此地出土的真正晚商之器都是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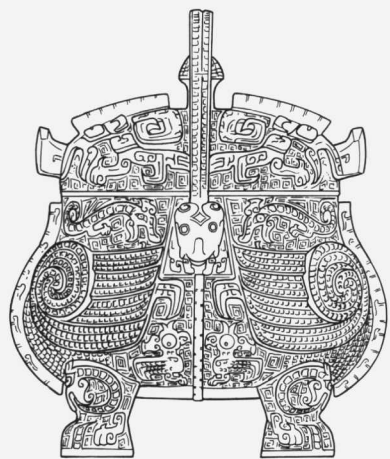
陝西漢中、四川廣漢、湖南衡陽、江西新干大洋洲以及浙江安吉、溫嶺等地所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都是極其精美富麗或特別碩大之器，一般沒有普通的青銅禮器。由此看來，當時這些地區的人們搜集中原地區青銅器的着眼點是共同的。

以下，分別按不同的地區來敘說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

一 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主要是指河南省境內安陽殷墟以外墓葬和遺址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離安陽較近的有輝縣、濰縣和鄭州等地，較遠的則有舞陽、上蔡、羅山等地。其中輝縣、濰縣和羅山發現的一些遺址和墓葬，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青銅器。

輝縣琉璃閣曾發現商代晚期的遺址、牆垣和三座墓葬^①。五四號墓正中有人骨，旁有骨架兩具。出土的青銅器有鼎立耳柱足，卣的腹部飾大獸面紋，爵的腹部飾獸面紋，觚的脛部飾獸面紋、圈足飾連續龍紋。同出的還有戈、矛和工具等。其他墓出土的青銅器有觚、爵等酒器和兵器。這三座墓出土的青銅禮器是以酒器為主的組合，器物以獸面紋為主要紋飾，與殷墟出土青銅器組合的情況相同。



河南羅山出土鴞卣

輝縣褚丘村發現一座商代晚期墓葬^②，出土的器物有鼎、簋、卣、爵、觚和弓形器。鼎爲立耳三足，頸部飾龍紋，腹部飾蕉葉紋，口內壁有銘文一字。簋深腹無耳，短圈足，腹部飾乳釘雷紋。卣的形式爲橢圓扁體式，有繩索狀提梁，僅在蓋邊及器頸飾斜角雷紋。爵和觚都是兩件，腹部均飾獸面紋，觚有「子」銘。弓形器飾七角星紋。青銅器的組合是以酒器爲主，食器次之，紋飾和銘文與殷墟出土的器物相同。褚丘出土後流散的青銅器^③有簋、爵、尊、卣，皆有「婦媯」銘文，其中婦媯爵無柱，有彎曲形蓋與器口正相合，蓋的前端爲一牛首，中間有一繫，可提，器深腹圓底，三棱形錐足外撇，一側有鑿。腹部飾獸面紋，蓋及鑿內各有銘文「婦媯」兩字，有蓋的爵傳世和出土都很少見。

溫縣城關鄉小南張村青銅器據報道可能是墓葬^④出土，共二十三件，食器有方鼎、甗、簋，酒器有爵、觚、罍，樂器有鏡三件，另有兵器等。這批青銅器與一九五七年安陽高樓莊商墓出土的同類青銅器形制、紋飾基本相同。方鼎、簋、罍、爵都有「徙」字銘文。徙方鼎立耳深腹，四柱足較短，腹上部飾對稱鳥紋，下部是大獸面紋，均以細雷紋爲地。器四隅和四壁中間均有棱脊。徙罍侈口束頸，垂腹圓底，口沿有兩立柱，三棱形足略外撇，以鴞形作爲青銅器上的主飾，腹部兩側以繁密的地紋作爲羽翼，這種裝飾在殷墟婦好墓中也有。腹內壁有銘「徙」字，是器主名，在甲骨卜辭中屢見徙字。樂器中的鏡出土三件爲一組，這在殷墟墓中也是常見的。

在淮河以南的羅山縣蟒張鄉後李村附近先後發掘了十七座商墓^⑤，均爲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在頭箱附近隨葬青銅器，棺內中部隨葬玉器和兵器，棺、椁間有殉人，棺椁板髹黑漆，有的內紅外黑，有的還雕刻龍紋或雲雷紋。隨葬品相當豐富，共出土青銅器二百一十五件，玉器六十八件。在青銅禮器中，飪食器有鼎、甗、觚、罍、尊、卣、壘、斗、勺，其他還有兵器、工具和車馬器。這批青銅器保存完好，很少鏽蝕，有的還熠熠閃光。其中最精美的是鷩鳥卣，整器如兩個相背佇立的鷩鳥，橢圓形的蓋上飾兩組獸面紋作爲鷩鳥的頭部，與一般鴞卣以大圓目的鴞頭作蓋不同，腹部是鷩鳥的羽翼和小龍紋，其餘扁形的提梁兩端飾獸頭，四爪粗短都與鴞卣相同，器外底有一龜紋，獸面紋和龍紋都以細雷紋爲地，非常精緻。鷩鳥或鴞

形的卣僅見于商代晚期。雷紋尊侈口，頸部略收縮，深腹下垂，圈足底部外撇，整器的口沿、頸及腹的下部各飾一周雷紋，并以聯珠紋爲欄，有交錯的棱脊，整器大部分素地無紋，頗爲清新樸質。在這批青銅器中，有二十三件器有「息」字銘文，學者認爲後李是商代息國墓地。

在羅山縣鱗張鄉後李村出土衆多的青銅器中，飪食器有鼎和甗，但沒有簋，與殷墟出土食器的組合不同。飪食器中的甗，上部甗體直壁；酒器中的鬶底部無圈足，甗的體似罐形，這些器形與殷墟出土的同類器稍有不同。雷紋鼎口部僅飾一周雷紋，而三足上部肥大并有紋飾，這與安陽出土柱足鼎也有不同。羅山出土的青銅器基本上與殷墟出土的器形、紋飾相同，也有部分具有地域性的特色。

二 河北地區（附北京市）

河北出土商代晚期的青銅器主要分布在南部滹沱河流域，尤其是邯鄲和石家莊附近爲多，出土重要商代晚期青銅器的有藁城台西村、磁縣下七垣村、武安趙窑村、靈壽西木佛村、盧龍開各莊、易縣和北京平谷劉家河及燕山地區的遺址和墓葬。

位于滹沱河的藁城台西遺址^⑥，二十年代已經出土過青銅器，一九六五年又出土了成組的青銅器，一九七二年起正式進行考古發掘，在十八座墓葬中出土了近百件青銅器，其中九座墓出土商代晚期青銅器。一一二號墓出土四件青銅器和鐵刃銅鉞，鐵刃銅鉞是將隕鐵鍛造成薄刃後，再以青銅澆鑄柄部而成。鼎的形制是小立耳，深腹，錐足，二耳三足安排得很妥貼，頸部飾三道弦紋。甗的雙柱頂部作帽形，體部分段不明顯，丁字形足甚長，且外撇，腹部飾雙目突起的獸面紋。觚的喇叭形口不甚大，高圈足上有十字形孔。獸面紋甗折肩寬腹，腹部的獸面紋體軀主干不甚明顯，巨型的雙目，目框很大，鼻準線不到底，咧口內有不規則的齒牙，獸面紋的線條已由平面向淺浮雕的形式過渡。其餘墓葬出土的青銅器，有食器與酒器的組合，如鼎、甗、觚、爵，也有純酒器的組合，如爵、觚、甗，這些都與殷墟出土一般小墓的組合方式相同，除禮器外，同時出土一件羊首柄匕，這件匕與山西石樓後蘭家溝出土的匕形式相近，這在



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獸面紋罍

殷墟未見，是其地區的特色。

一九七五年藁城台西出土一柄獸面紋鉞，弧形刃，兩角外侈，長方形內闌上有三個長方形穿，器兩側各飾一獸面，中間為鏤空的獸嘴，開口大張，露出一排鋸狀齒和一對獠牙，這一形象與江西大洋洲出土之鉞有相似之處。

在藁城西北面的正定新城鋪^⑦，出土的觚和爵都有「虜册」銘文。藁城南面的趙縣雙廟^⑧出土觚有「圀」字銘文，洛河北莊子村^⑨出土的觚、爵有「又」和「戈」等銘文，這都是中原地區商代晚期常見的族徽。

磁縣下七垣村^⑩出土的青銅器有食器和酒器共十一件，鳥紋鼎立耳粗柱足，頸部飾鳥紋一周，并有短棱脊相間隔，腹部是三角形的蟬紋，器形和紋飾都與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相同。其餘簋、卣和兩件觚都有「受」字銘文，另外兩件觚上有「啓」字銘文，這也是殷墟出土青銅器中多次見過的。磁縣在安陽稍北面，地域與之鄰近，出土的青銅器也與安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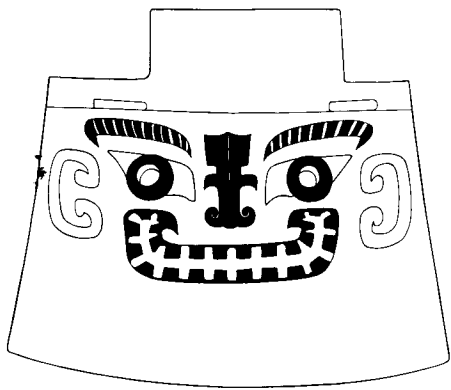
洛河附近的武安趙窰村^⑪有六座墓出土過商代青銅器，大多墓內僅出土觚、爵，也有出土鼎、觚、爵和鬲、觚、爵組合的。器物形制較小，除鬲和部分爵外，紋飾都很簡單，屬於商代晚期一般的青銅器。

滹沱河與磁河之間的靈壽西木佛村^⑫出土的青銅器有卣、爵，還有兵器、工具、車馬器等。卣的腹部飾大獸面紋，提梁置于器物的縱向，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器蓋同銘「亞伐」，亞為武官身份，伐為器主氏稱。

東部的盧龍閭各莊墓^⑬中出土鬲式鼎、乳釘雷紋簋、弓形器和金釧。這些器物的形制和紋飾與殷墟出土商代晚期青銅器都是相同的。

易水上游的易縣出土大祖諸祖戈、祖諸父戈、大兄諸兄戈三器^⑭，共鑄銘文六十五字，蟬聯相承，連讀後其文方全，共列三世之名二十位，可見商代諸祖諸父之制。文皆倒置，是方國的宗廟儀仗器。

洵河附近的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⑮，出土食器鼎、鬲、甗；酒器爵、罍、壺、盃、盃、甗和水器盤。青銅器的組合與殷墟出土的完全相同。但盤的形式有些特殊，盤口寬沿外折，上有



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獸面紋鉞

對稱兩鳥爲柱，淺腹，高圈足上有二個長方形孔，盤內的紋飾是火紋、龜紋和魚紋，與一般殷墟出土盤內飾蟠龍紋不同。在出土青銅器中，如袋足封頂盃、平底罍、長頸圓腹提梁壺和甗部特高的甗時代應稍早，是商代中期的青銅器。

北部的燕山地區的草原文化遺址中，也曾出土中原地區商周時代青銅器，在興隆小河南^⑧出土的簋蓋，鑄有銘文「木且乙」，同時出土具有地方特色的戈、羊首刀、戚、矛等武器。

三 山東地區

在今山東曲阜一帶，商代會是東夷活動的地域。據文獻記載，薄姑大概就活動在這一方位，商奄也在此。薄姑亡于周初，它是商王朝在東方的主要盟國。山東地區多次發現商代墓葬，有一些商代晚期的重要青銅器據記載也出在山東。商代都邑會七遷，商奄是第六座都城，在微山湖南的庇是五遷的都城。在微山湖的東北部和東部地區的泗水、鄒城、滕州、蒼山等地都發現過遺址和墓葬。在這以東的沐河上游的沂水，因爲相隔比較近，在當時可能是一個文化區。黃河下游地區的壽張、長清、惠民、壽光、平陰、青州也有商代晚期的遺址和墓葬。

一九三一年益都蘇埠屯曾兩次發現青銅器群^⑨，第一次是當地農民在斷崖上發現的。共出土八件青銅器，其中鼎爲立耳粗柱足，口部飾獸面紋，腹部爲三角蟬紋，和殷墟晚期的青銅器相同。還有爵、觚、觶、勺、戈、矢等。第二次是向盜掘的古玩商追回的七件青銅器，有盃、方鼎、角、觚、觶等，多是商代晚期器；也有的青銅器，如方鼎有細長的四足，觶的器形瘦長，應該屬於西周早期器。據當時調查，估計爲兩座墓葬。

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考古工作者在蘇埠屯發掘兩座殉葬墓^⑩。其中一座墓殉葬四十八人，還有六條狗和一頭小獸，這是安陽以外商代墓葬中殉人最多的一處。墓內出土兩柄獸面紋大鉞，長方形體，刃部呈弧形兩角外侈，內部呈長方形，闌部上下各有一長方穿，兩側有鏤空棱脊，器的正背面各飾一大獸面，雙目圓睜，張口露齒，最特殊的是眉、目、耳及口部都透空，大口兩側各有銘文「醜亞」，醜字寫法是一正一反。另一柄獸面紋鉞形式大致相同，唯兩

側沒有鏤空棱脊也沒有銘文。同時還出土爵、斝及一些兵器、工具。在出土的青銅器中，除大斝外，爵也有「醜亞」銘，因為執斝者具有征伐的權力，表明墓主人是掌握一方軍權的諸侯。此墓早年被盜，很可能一九三一年發現青銅器中的一部分即是此墓的隨葬品。

一九八六年在蘇埠屯再次發現兩墓^⑩。七號墓出土青銅器十餘件，有鼎、簋、爵、觚、戈、鈴等。鼎爲柱足；簋無耳，在圈足上有一方孔；觚的圈足內有銘「醜亞」，都是商代晚期特徵很明顯的器物。墓內有部分青銅器紋飾極簡單，器壁較薄，當是明器。其中酒器的組合爵、觚數量相等，符合殷墟出土商器組合的制度。八號墓出土青銅器十八件，有方鼎、圓鼎、簋、斝、爵、觚、觶、卣、尊、壘、斗等。鼎兩件，立耳粗柱足；簋無耳；爵四件，三足呈刀形，鑿較大；觶的兩側和前後均有細的棱脊；觚、尊形制和殷墟出土器相同；卣的提梁外形似繩索，也與殷墟出土的同類卣相似。器物上的獸面紋、乳釘雷紋、短體的鳥紋等，與殷墟時期青銅器紋飾相同。

蘇埠屯三次發掘規模都比較大，出土的青銅器也多，一些器物上有「醜亞」銘文。傳世有「醜亞」銘的青銅器散見各地，食器有鼎、甗、簋，酒器有爵、觚、觶、尊、卣、壘、觥、盃、方彝，樂器有鐃，兵器有鉞、矛。「醜亞」銘的青銅器還有一個特點，即多方形器。青銅器中方形器一般較少見，但殷墟小屯三三一號墓曾出土方爵、方卣，二三八號墓則有方斝、方彝，安陽西北崗一〇〇四號墓有牛方鼎、鹿方鼎，一〇〇二號墓有方斝、方彝，一四〇〇號墓有方斝等。蘇埠屯出土器物表明殷墟青銅文化對這一地區具有深刻地影響。

山東長清興復河一帶曾出土過商代晚期的青銅器二十多件^⑪，有食器、酒器、兵器和生產工具，器物的紋飾有獸面紋、火龍紋和蟬紋，都是殷墟青銅器中所常見。禹方鼎，立耳，頸部收縮，腹部略鼓出，與殷墟出土常見的方鼎四壁平直的有所不同。頸部飾獸面紋，上有聯珠紋爲界欄，腹部飾大獸面，皆以雷紋爲地，四隅有棱脊，頸部中間尙有小棱脊，四柱足飾雲紋，腹內壁銘文六字記萋氏爲祖辛作器。另一件是火紋豆，深腹，高圈足，盤邊飾火紋，紋飾簡樸。在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組合中，未見過豆。此外，觶有「戈」和「父乙」銘文，壘、方卣有「萋」、「且辛」銘文，戈氏、萋氏都是商代的大族。說明長清與殷墟之間早就有交往。



山東滕州莊里西出土龍紋扁足鼎

近彌河的壽光城北古城鄉農民在「益都侯城」故址內挖井，發現一批青銅器和其它遺物^②，其中六十四件青銅器，有鼎、甗、簋、罍、爵、觚、壺、尊、卣、斗和兵器、工具。鼎的形式有深腹柱足鼎、圓腹鼎和鬲式鼎，有的鼎通體飾大獸面紋，也有的口沿飾長鼻獸帶狀紋。卣中有的通體飾大獸面紋，也有的僅在頸部飾一周龍紋。尊有的折肩，也有的呈筒形。罍的肩上飾火龍紋。卣的提梁作繩索形。儘管這些器形和紋飾都同于殷墟出土青銅器紋飾，但其時代有稍早或略遲的不同，可知這批青銅器是經過多次搜集而陪葬在一起的。其中十七件禮器都有「己并」銘文，學者認為「己」即紀國，商代晚期的紀國位于此。

地處魯中南丘陵和魯西平原交匯之際的滕州，文化遺址很密集，曾多次出土過商代晚期青銅器。一九五八年滕州井亭煤礦二號井出土二十件青銅器^③，其中尊、卣、壺、爵、觶皆有「爻父丁」銘文，銘「爻」氏的青銅器殷墟多見。

著名的小臣艚尊，是清道光年間壽張梁山出土的，整器如一頭壯猛的犀牛，其腹部擴為容器。在青銅器中以動物形象作為器形的并不多見，商代用犀牛作為容器的造型僅此一例。銘文四行二十七字，記載商王十五年，王征伐人方歸來，在巡察夔地時，賞賜給小臣艚以夔地的貝。尊的器主是艚，小臣是艚的職官名，數見商代晚期的金文和甲骨刻辭。

山東地區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就目前所知，最重要的青銅器應是壽張梁山出土的小臣艚尊、長清出土的禹方鼎和益都蘇埠屯出土的兩柄大鉞。此外大都器形小，紋飾亦較簡單。

四 山西地區

山西地區商代晚期的青銅器主要分布在太行山西側和黃河之畔。石樓二郎坡、後蘭家溝、桃花莊等地曾多次發現，靈石旌介村也出土不少，此外黃河東岸的保德林遮峪，太原以北、牧馬河畔的忻縣連寺溝，濁漳河南源的長子也數次發現過商代晚期青銅器，遺憾的是都沒有經過科學發掘，有些是採集品。

石樓的賀家坪、二郎坡、後蘭家溝、桃花莊、義牒、曹家垣等地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以酒器為主，有爵、觚、罍、卣、壺、觥、罍、甗。食器僅有鼎，偶爾也有甗。有些青銅器的



山西靈石旌介出土火紋壺

鑄作極其精美，如後蘭家溝^{②③}出土的乳釘雷紋甬肩部的龍紋、腹部的乳釘雷紋線條都很勁利，而且器物的表面還保留一部分青銅器原有的金黃色。獸面紋觚，脛部的獸面紋和圈足的龍紋都很精細，尤其是雷紋，排列極為整齊，猶似錦地。桃花莊出土的獸面紋罍，雙柱方形有帽頂，腹部分段，圓底，三棱形足略外撇，腹部的獸面紋雙目突起，其餘主紋和地紋皆在一個平面上，線條峻深，應是殷墟早期的器物。二郎坡出土的鴉卣，器形是兩個相背的鴉鳥，蓋和腹部是用簡潔的線條，勾劃出鴉頭及羽翼，紋飾中沒有通常的地紋。

石樓桃花莊^{②④}出土的幾件青銅器形式比較特殊，如龍紋觥，整體如橫置的牛角，前端龍頭昂起，後端寬闊平齊，下承長方形圈足安置在器物的稍後端，使整器處於平衡狀態。觥蓋的前端一般就連鑄一獸頭，此觥的獸頭却與器身連鑄，在龍頭後面鑄一蓋與器口相合。器上所飾龍紋、蛇紋、鱷魚紋均以雷紋為地。殷墟曾出土過一些方體和橢圓體的觥，但未見整體似牛角的觥，這是觥類器中最早的形式。獸面紋壺，深腹下垂，整體作較扁的橢圓形，正背面各飾一大獸面，獸面圖形倒置，兩只粗大的角設在腹部下垂最寬大處，獸面紋的口部與壺的口部在同一方向，這種做法，在殷墟青銅器中是從未見過的，此器範鑄之精湛極少見。龍紋帶鈴觚，口部敞開甚大，然後收縮得很細，到圈足時略又擴大，口部是圈足的二倍，這與殷墟所出土青銅觚的口部大于圈足的比例不相等。不僅如此，在觚的高圈足內還繫一鈴，高四厘米，這種裝置也是殷墟出土青銅觚中所未見的。

在石樓和保德出土的青銅器中有帶鈴的豆，斂口，淺盤，圈足中空，內有懸鈴，搖之有聲。後蘭家溝出土的蛙首蛇紋料，柄端的一蛙居中，兩蛇在其左右，作欲捕蛙狀。還有一些小的器物，如鈴首劍、雙環削、蛇首匕等，在把手上有各種動物的獸首，有的獸首口內的舌頭可以活動。這類器上有鈴和有能搖動物件的青銅器，應該看作是地區性的特徵。這其中有的器已入選《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十五卷「北方民族」卷中。

靈石旌介村位于晉中盆地南緣，汾河東岸。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五年，在錦山山麓的向陽坡地上分別發掘過五座商墓^{②⑤}，出土了數量很多的青銅器，主要是酒器，器形有爵、觚、罍、罍、尊、卣、觥、罍等，食器有鼎和簋。獸面紋簋雙耳無珥，通體滿飾極精細的獸面紋，頸部

飾鳥紋，圈足飾龍紋，主紋和地紋都極精細。獸面紋觥蓋的前端是雙角豎起的龍頭，雙角之間有一蛇紋尾部上卷，頸部飾各種形式的龍紋，腹部是大獸面，在主紋或地紋上都有精細的雷紋。明卣的腹部呈橢圓形，有繩索狀提梁，蓋邊及器頸部飾極為規整的雷紋，其上下以聯珠紋為欄。父己尊器為筒形，大喇叭口，頸部飾大的蕉葉紋，腹部和圈足各飾獸面紋，都以雷紋為地，器的四周皆出棱脊。旌介村出土的青銅器無論器形和紋飾都是殷墟出土青銅器中所常見的，如獸面紋、龍紋、象紋、蛇紋、蟬紋等，不僅都以雷紋為地紋，就在粗線條的主紋中也有大量的雷紋。在這批青銅器中發現一些族氏銘文，如鼎和卣有亓氏、尊有戈氏、罍有辛氏、爵有天氏和羌氏等，有些銘文在殷墟出土青銅器上已出現過。旌介村出土青銅器在組合、器形、紋飾、銘文等方面大都具有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特色。

旌介村同時也出土直紋高圈足的簋，器形和紋飾都與陝西清澗張家圪的簋相同；出土的弓形器、羊首刀等器物，具有北方草原文化青銅器的特點。旌介村墓葬有如此豐厚的陪葬品，表明墓主人應是地位和身份很高的首領。

在靈石旌介村發現爵有「亞羌」銘文，說明該地是在羌人的活動範圍之內，很可能是商文化與北方青銅文化交匯處的一個小方國。這為研究商代邊遠方國，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忻縣連寺溝出土的商代青銅器^⑧與中原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不同，如獸面紋鼎，口折沿，淺腹，立耳長錐足，腹部的獸面紋比較明顯的是雙目，其餘部分都不甚明確。雲紋鼎斂口，淺腹下垂，圓底，三足甚短，頸部一周雲紋是粗線條，與一般常見的細雲紋不同。這兩件鼎的形式殷墟未見，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

據甲骨卜辭和出土的器物，有學者認為石樓有可能是西鄙鬼方等的遺存，鬼方本身包括許多方國，它們有時聯合起來威脅商王朝及其屬國，因而此處在商代晚期是一個既受商殷文化的影響，又受到北方草原青銅文化的影響的地區。